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六十一回 紫竹院杜淦顯靈 會試場金華獲報

話說杜兩亭坐逝之後，眾人見其景象，無不驚駭。在當人為自有之相，在眾人為非常之觀。杜清忽念及兩亭遺書，慌忙取出拆看，上面寫的：

謫降紅塵數十秋，名名利利任勾留。
自從偶遇金丹術，學作神仙自在游。大道不遠，分明目前。
三教由來是一家，全憑心地種蓮花。
世人不解生生數，妄說玄空兩路差。三聖一貫，萬法歸心。
逃出官場入道場，休從世上問炎涼。
孝為一字長生訣，留與人間作藥方。全部骨髓，於此剖出。
父母生成七尺身，儼然不去不來人。
將尺移到河南地，好與先人守墓門。全受全歸，不離孝道。

眾人都看了一遍，遂商酌如何成殮。正議論間，忽見一人直入大殿。及到大殿看時，卻無蹤跡。眾人正在驚疑，又見一人從大殿而出。眾人趕出追看，那人已出廟門，飛呀似的，直上正南而去，後影竟似杜兩亭。上回喻太初之忽有忽無。示人以接引之相也，此回杜兩亭之時隱時現，示人往生之機也。其不向西而向南者，亦示人以肉身雖在善莊，真神早歸河南意。此段宜於將屍移到河南地。好與先人守墓門句，進一步看。

眾人呆了半時，方回禪堂，竟不見杜兩亭。回頭看時，卻僵臥床上，也不知怎樣挪過的。前之坐逝為禪定，表釋教也。後之現形為顯真，表道教也。杜兩亭一儒者耳，僵臥床上，方表其為儒，然非坐逝現形難見三教之流通，非有此僵臥。難見三教之神用。又何疑其坐於此之忽臥於彼哉。杜清命人買來棺木。入殮之後，有幾個鄉老前來拜弔。李金華等亦從俗行禮，杜清即擇了日期，令杜潤攜其子誠誠送柩還家。此作還家計，杜潤獨忘頭疼乎。李金華等送出三里有餘方告別回塾。杜清父子送至通州，看著杜潤父子扶柩登船而去，可謂登大法船。遂回京都幾日，又到善莊將杜兩亭逝後事了脫完畢，方到申孝思塾中。李金華、高華成也來相陪，幾個人將杜兩亭之事論了一回，杜清道：「從此看來，三教誠無二理。當日江寧那些邪門，也不知何所立意。喻太初幸而回頭，得免死刑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喻太初頗有堅固心，改邪從正，自無不證果之理。」杜清道：「雖可證果，總覺費力，何若自幼不失天良，入孝出弟，不加做作，便是著實工夫。至於修真養性，亦不能離了孝弟而成正果。苟能孝弟，雖不加修養工夫，亦不失為聖賢。千古至論。倘獨用修養工夫，毫無他顧。亦難免為異端。」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李金華道：「凡一切有德於物者，皆有德於己；凡有德於己者，皆有德於祖宗父母，此推廣其立德而言極。所以欲盡孝者，又須愛物，愛物仁心也。仁為德之極，孝為德之首，離仁非孝，離孝非仁。譬如放生一節，實愛物之仁心，故放生者定能超拔亡人。其所以得超拔者，實與天合其德，而天使之超拔耳。」超拔之權操諸天，實在人把握間也，人何樂不為哉。杜清道：「說起放生一節，不知江寧放生之事於今若何？」申孝思道：「今年春間，小兒應鍾前來探望，備言其事辦的甚好。」杜清道：「令郎現在何處？」答道：「住了幾天即回家去了。補前文之未及。不久也該回來。」杜清道：「眾位見江寧題名錄否？」答道：「沒有看見。」杜清道：「這幾天忙的，將申兄台喜事都忘了。令姪應鍾已中第九名舉人。非從王篤生之善勸，何能陶成大器乎。解元姓方名正品。孝廉方正，第一人品。亞元姓慶名六謙。」謙謙君子，魁外之魁。答道：「俱是放生會的人。可見放生之事，不可忽略。」幾個人說了回話，杜清便告辭而去。

申孝思二人仍催迫黃氏兄弟及鄭立身等用功，高化成同謝聯桂住在觀音堂，誦讀不懈。

轉眼已是康熙七年。申孝思正然獨坐，學生們飯後未回。忽見申應鍾進來，與其父請過了安，遂道：「再可兄同方慶二位俱來。」申孝思聞此忙迎出大門，與方慶等以禮相見。申應鍾亦與其叔叔請過了安，將所有行李，拿到塾中，打發車子走了，方彼此入塾落座。不時李金華聞知，過來問候。問了回江寧事務，又與方慶等說了些賀喜之話。

待了幾天，試期將近。李金華等皆打整應試。申孝思仍無志進場。君雖不求聞達，天榜之中，豈能少孝思之名哉。多少人勸了一回，方從李金華等一同起身。李金華在順治門外十間房甚熟，又來到雷擊不孝處，遂仍寓於往年寓所。他幾人住在一院，聞知杜清已欽放大總裁。杜清清似水，明如鏡，使之持衡，誠得其人。那保定按察司胡升此時已轉入部中，亦蒙欽放副總裁，遂不便去謁杜清。

住了幾日，這日方正品因事外出，回至寓所，道：「才在街上見一古怪人，也不過三十多歲，一個耳朵也沒有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在何處看見的？」方正品道：「就在對門站著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他還沒死麼？這樣人活著做麼？」方正品道：「兄台認得此人麼？」申孝思道：「他怎麼不認識，若不是他的主意，人家還沒不了耳朵哩！」李金華道：「不用說了。申大爺若不多事，我怎麼知道呢？」申孝思道：「若不是咱們兄弟，他的小命還不知那裡去哩！」惟孝思可起死回生。李金華道：「倒不如死了爽當。」欲死不得，奈何奈何。申孝思道：「死了叫誰現眼！」看到此處，人當猛醒。方正品道：「這是說的麼話？是怎麼個事？何妨說了大家明白明白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那個人姓聶名百福。好聽老婆話，特不孝順，被雷擊去兩耳。」烈烈天威，猶震人耳。方正品道：「無怪乎鬧的那個樣子，卻是愛聽枕邊風的。枕邊私言，天聞若雷。他女人怎麼樣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被雷擊死了。」死受冥刑，苦無盡期。方正品道：「聶百福沒兄弟們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他兄弟二人，次百名祿，其妻周氏，說是甚好。」方正品道：「怎樣好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這卻知不甚清。那年回家時，在德州僱了只小船，那管船的卻是位高士，隱跡已久，別號養素子，他集了一部書，題曰《波心廣記》，內有此條，說是周氏甚好，能勸夫行孝。」波心廣記者，陰錄也。勿謂止記當年之事，而不集今人之是非也，即今之或善或惡，從無一個不載帳本中者。方正品道：「這養素子真不愧為高士。」謝聯桂道：「當日我祖父在滄州被難，亦多虧這位高士搭救。」贊美養素子大德，妙在彌補無痕。

正說中間，房東進來。落座之後，李金華問及聶家近來若何，房東道：「聶百祿大改，也是虧來他的婦人。從地主口中，又贊美周氏一筆。去年生了一子，長的甚是有樣子，將來必能發達。」既有賢母，必有麟兒。李金華道：「這也是周氏的感應。」說著，又說了些閒話。那房東說及來意，卻是邀李金華等喝酒。一來接風，二來送場幾人，總得饒他。

待了兩日，便到進場日期。李金華等打整進場。進場之後，李金華因起的過早，感受風寒，以至文不能成。幸逢鄭立身為聯號，鄭立身遂將所作文章叫李金華寫上，自己草草作成。

李金華出場之後病體愈重，催申孝思等進場。鄭立身竟無志功名，終日侍奉李金華無所不至。弟報師恩，當學立身。請了多少醫生，並不見效。黃心齋諸人雖然完卷，因李金華、鄭立身未曾考完，亦皆掃興。

那知杜清看卷之時，見一本筆氣橫秋，一本詞章風灑，俱堪會魁。無奈只一場試卷，難以取中，遂與兩個副總裁同觀之。那胡升雖非忠良，卻是愛才，即連連稱贊，欲招二人補缺。杜清豈肯徇私，總是不應。一毫關節不敢通。胡升主意已定，因杜清不允，二人遂鬧的不和。又因杜清說他徇私，竟將兩本試卷呈於聖上，並奏明來歷。胡升果愛才若此乎，抑將別有所為乎。誰想聖上也動了愛才之心，便下詔准其補缺。聖旨既下，杜清焉敢不從，遂傳李金華、鄭立身進場。李金華此時那能行動，一聞此信，更覺急躁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思先天者後天之父母，後天者先天之孝子。天地一大父母，亦一大孝子焉。大地篤生三教聖人，以踐其孝之實，而彰其孝之行，三教聖人又萬世之父母，兩大之孝子也。吾讀性理，竊有疑於張子焉。西銘純乎其純矣。惟正蒙清虛一大之說，程子病之。況

其間辟佛老為往而不反，物而不化。抑知不反不化，則不去不來矣。如以佛老為失道，寒暑日月，豈有愆期哉。蓋孝也者，始無所始，終無所終者也。佛即其無始之始以立言，道即其無終之終以立言。吾儒即其大中至中以立言，始中終其實一貫。皆造其孝之極至者也。張子尚未見及此也，觀杜淦即遺詩之推論而恍然矣。然而數千年來，能道破其款竊者，厥自金鍾傳始。且夫事君不忠非孝，見死不救亦非孝。萬善皆分內事，萬善實皆孝中事也。所以仁民愛物，雖由孝弟推暨之，不愛物，仍不得謂之純孝也。此金鍾傳又以放生汲汲示人也。方正品慶六廉申應鑄高攀桂枝，人謂其由放生而得中。吾謂其仍由孝而得中也，何也。放生者定能超拔亡人，則放生亦孝矣。且也孝則合天心，不孝則背天心，背天心者天必誅之。刁氏之雷擊可鑒矣，周氏能化夫行孝弟故聶百福得為怪人存，示天下知不可聽婦言以忘孝耳。聶百祿克生子者，固周氏之感應，亦天不罪悔過之人之義也。地主言之方正品豁然矣。然非波心廣記，亦難備證其詳焉。傳云：有德於物，即有德於祖宗父母。養素子救杏村之不死，謝聯桂極感其德，感其德則有德於物者，與放生同一愛物之仁。即同一尊親之孝，養素子堪為高士，亦堪為孝子也，至於場屋獲報，實出金華之意外，而能動不忠良者愛才之心，畢竟補缺。固金華有德於物之所召，亦立身孝行之感應也，其中蓋有天焉，豈胡升之可必者哉。

理注：

前解甚詳，不必多贊，至此以下，皆尊前注。為李金華於賀淑媛，雖有成親之說，不必認為真事。按道書批來，實是精神聚會，原是形神具妙也。

偈雲：

三教由來果無差，培養丹田心地花。

一部奇書忠孝傳，按此行去入龍華。

三教無別法，忠孝自性花。

純行無他念，古佛仙聖家。

自心本不生，無人無我。